



视界

电影类型多样 观众热情高涨

——五一档电影票房达15.27亿元

百花齐放,佳作齐聚。国家电影局5月6日发布数据,我国2024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15.27亿元,观影人次为3777万。其中,《维和防暴队》以4.06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末路狂花钱》《九龙城寨之围城》《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哈尔的移动城堡》位列票房榜二至五位。

整体来看,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充分、题材丰富,涵盖了动作、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电影类型,满足了观众多样的观影需求,展现出我国电影市场的潜力。



电影《维和防暴队》海报

头部影片竞争激烈

本届五一档的6部国产电影和2部进口电影,各具特色,展现了中国电影市场多元发展的活力和潜力。佳作集结也令今年五一档票房冠军争夺尤为激烈。

《维和防暴队》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以紧张刺激的剧情和精彩

宏大的场面吸引了不少观众,再加上黄景瑜、王一博等备受喜爱的青年演员为影片增色不少,该片在五一档开局阶段一路领跑,连续2天斩获票房日冠,最终夺得五一档票房冠军。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在五一档所有新片里下沉程度最深,三四线城市传播度达72.4%。

《末路狂花钱》五一档总票房稍落后《维和防暴队》,但后劲十足。影片上映第二天实现逆袭,由此大幅缩小了与前者票房差距,并在上映第三天开始获得更多排片青睐,档期后半程连续3天夺得票房日冠。

契合节日的喜庆氛围,作为喜剧片的《末路狂花钱》颇具题材优势。去年五一档票房冠军由同为喜剧的《人生路不熟》逆袭《长空之王》夺得,今年《末路狂花钱》票房可圈可点,再次展现出喜剧电影在重大档期的爆发力。

《末路狂花钱》由贾冰、谭卓、小沈阳等主演,喜剧人荟萃一堂,阵容自带搞笑基因,宣传则以短视频的形式加强电影关于爱情、友情、消费方式的趣味探讨,多条相关作品点赞超过200万,影片喜剧气质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依靠轻松幽默的风格成为观众的“解压神器”。

港片“老戏骨”古天乐、洪金宝压阵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凭借原汁原味的港片风格和真打实斗的动作场面赢得大批观众的喜爱,跻身档期票房三甲。

进口电影受众稳定

去年进口片票房三甲由《铃芽之旅》和《灌

篮高手》占据两个席位。今年清明档冠军则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夺得。

今年五一档,双双于4月30日率先“开跑”的《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哈尔的移动城堡》同样齐头并进,上映首日包揽票房日榜前两位。

动画《间谍过家家》系列将家庭与冒险元素相融合,《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作为该IP的首部大电影,可爱的“阿尼亚”萌化了无数观众,在新生代人群中广受欢迎。数据显示,《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30岁以下受众超过50%,与当下影市消费主力高度重合。五一档首日,该片轻松斩获票房5638.4万元,位列榜单第三。五一档次日排位虽被《九龙城寨之围城》超越,但在票房上依然实现了逆袭,表现不俗。

宫崎骏执导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美名远播的经典除了勾起年轻观众的兴趣,更唤醒了老一辈影迷的热情。从受众画像上看,除了新生代作为影片的主力受众(20-24岁观众占比24.5%),同样重要的受众群体则是为情怀补上一张电影票的“40岁+”影迷。该片上映6天,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

今年五一档的票房成绩当属众多影片合力共进的成果,不仅折射出大众观影热情的持续高涨,更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档期内各大影片票房、口碑差距,也反映出观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更加注重影片的气质和品质,这也提醒创作者应在选题、制作等方面更加注重创新,在档期考量上更加谨慎,从而以最佳状态助力中国电影勇攀高峰。

(稿件来源:新华社、央视电影频道)



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剧照



电影《末路狂花钱》剧照

剧评

电视剧《追风者》

透过个体成长昭示历史走向

□ 李志敏

在文艺作品中,无论多大的历史、多大的题材,都可以将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体书写,即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可作人生化的处理,将整个大的历史在个体的人生历程与精神成长中呈现,透过个体成长昭示历史走向。《追风者》以演绎主人公魏若来的个体生命史为入口,让观众叩访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

该剧由出身寒门、怀揣金融报国梦的时代亲历者魏若来带入,引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以魏若来生命的起承转合——从一个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到最终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红色金融家,昭示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收购通商和兴夏两大银行、拿回关税保管权,到鹤砂交易、淞沪抗战,再到假币案、库券案,该剧没有说教,只是将魏若来亲历的这一系列事件按照逻辑因果关系一个个串联起来,组合成一个导向某种结局的事件序列,从而使观众投入一种趋向、产生一种探索性注意,并聚焦本质、揭示真理。在《追风者》中,就是通过让立志报国的魏若来亲历一个又一个重大陷阱、亲尝一重又一重苦涩,来认清真相,从而在理想破碎、信仰坍塌之时,去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假币案”和“库券案”是魏若来人生的两个转折点,让他内心的失望累积到了顶点。假币制造厂的存在,是为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个人敛财。所以,“假币案”的结果就是找两个“替罪羊”顶包,然后到此为止。魏若来面对这样的结果,满心悲愤却又无能为力。其后,以发展实业、振兴上海为由所引发的库券爆雷,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因相信国民党政府而纷纷掏出家底购买库券的百姓们钱财被榨干、生命被碾压,阿文自楼上一跃而下、周焯因悲痛过度精神失常……身边这一张张曾经充满希望又最终走向绝望的面孔,让魏若来彻底觉醒,他一直以来追随的是一个已经从根上就烂透了腐朽政府。魏若来的生命历程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不破不立,没有崩塌就不会有重塑。

《追风者》几乎保持着一集解锁一个小高潮的节奏,每一集都有新问题的提出或老问题的解决,一环套一环,观众每看一集都要在心理上攀援一番,经受一次很强的心理体验。并且,剧情设计在做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同时,又时刻在为后续情节铺垫伏笔。值得一提的是,各种令人始料未及的反转轮番上演。一个接一个的死局,令观众神经紧绷、高度紧张。主人公置身死局似乎无人能救,无路可逃时,巨大的悬念总会在精妙的反转之中豁然被揭开。如此不断,几收几放、几开几合,汇集该剧高能的视听效应。

《追风者》除有效营造高能的视听效应,还成功赋予了令观众感奋与震动的峥嵘气象。而这股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的挥洒释放,得益于该剧建构了能紧紧抓住观众心灵与情感的强大的张力结构。

该剧设计了明暗双线,金融为表、谍战为里,不见硝烟的金融线展呈了紧张的股市商战,硝烟滚滚的谍战线则展呈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双线推进的同时又彼此产生了交集与碰撞。如此张力结构的铺陈,一方面为该剧升腾宏大气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更使该剧的类型模式实现了从单一到融合。正如该剧编剧翁良平所言,之前写革命史的电视剧大多写的是“枪杆子”的故事,对于“钱袋子”即钱粮等后勤支撑少有触及。而《追风者》则别具匠心地达成了“枪杆子”与“钱袋子”的珠联璧合。

剧作无论在背景渲染抑或故事讲述上,均张力感十足。魏若来租住的七宝街弄堂虽破旧逼仄、邻里生活窘迫,却洋溢着人间温情与烟火味道;租界,看上去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内里却藏污纳垢、危机四伏。

魏若来曾说,金融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是杀人的刀,放在好人手里是耕田的犁。该剧的上海段与江西段正为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民党也曾认为民心可用,可当百姓拿出钱财来支持政府时却因金融丧失,而在江西苏区最不缺的正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信用。因此,该剧深刻昭示了国民党领导下的金融是为官僚资本服务,而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所以,错不在金融,而在人心向谁;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联系,以便付酬。

看台

电视剧《城中之城》

人性透镜下的行业叙事

□ 李胜利



电视剧《城中之城》剧照

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滕涛执导的金融题材剧《城中之城》,近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热度。两代金融人在一个际遇节点上的抉择,在职业操守与利益诱惑之间的徘徊,时刻牵动着观众的心。

作为一部行业剧,《城中之城》首先通过打磨影像细节,搭建起深茂银行滨江支行这个具体的职场空间,为赵辉、陶无忌等主要人物提供了可靠、可信的生活环境。进而,剧集以银行人员晋升机制为线索,以银行对公业务部日常工作为依托,正式开启行业叙事,并将专业性较强的金融知识融汇其中,由表及里地为全剧赋予了细腻、坚实的职场质感,较好完成了行业剧的“规定动作”。

和一般的行业剧相比,《城中之城》没有延续“以事带人”的常规思路,而是以人物为着眼点,采取“因人带事”的方式编织情节。对于“人”的关注,也不同于某些借“职场”之名,行“恋爱”之实的作品,而是从爱情、亲情、友情等多个侧面,观照处于多维情感关系中立体的人。

当前许多行业剧,采用的都是“单元化”的故事模式,将一个个彼此独立、关联较弱的案例,串联在一条人物成长线或情感线上,从而形成纵向的串珠式结构。此类作品的看点往往具有曲折性乃至奇观性的外部事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有限。

《城中之城》围绕金融行业事件展开,以不同层面的情感纠葛,构成了延展情节的叙事动力,从而形成了一种纵向的交错式叙事结构,与“因人生事”做到了很好的契合。

赵辉对昔日同窗的怀念、对亡妻李莹的思念、对女儿眼疾的忧虑、对兄长救命之恩的挂怀,成为吴显龙、谢致远等人引诱他入局的伦理枷锁,成为他一次次突破职业底线的情感动因。随着情节的推进,赵辉的形象在义与利

的不断博弈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复震荡中渐次深化。他与银行新人陶无忌的师徒关系,也因自身对职业信仰的逐步背离,发生了从携手到交锋的转折。

在叙事结构从横到纵的新变中,该剧将构建行业叙事的起点锚定在“人”的身上,由此,戏剧性的生成从外部事件走向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从“事”到“人”的转向,一方面将叙事重心从“职场”调整为“职场中的人”,深化了行业剧对社会现实的透视力度;另一方面将人与人显在的意志冲突,转变为人与人深层的性格冲突,丰富了行业剧中戏剧冲突的表现形式。纵向交错式的情节网,也为人物之间的充分互动提供了土壤,形成了多组审美潜能丰富的镜像式人物关系。

镜像关系既指向人物间精神气质、价值理念的相近。例如,陶无忌与青年时期的赵辉、中年时期的苗彻,分别构成两组镜像关系,在坚守职业理想的层面上具有一致性。同时,镜像关系也意味着相对,指向人物认知观念的分歧或身份境遇的倒错——陶无忌与田晓慧在不同职业偶像的引领下,形成了迥异的职场三观。前者始终秉持着黑白分明的价值认知,甘愿在无愧本心的独木桥上求索;后者则试图在黑白间冒险游走,希冀在目的论导向的高速路上狂飙。

苏见仁与程家元的镜像关系尤其丰富有趣。一方面,父子俩前期“求爱不得”的相似遭遇令人捧腹;另一方面,“幼稚任性的父亲”与“成熟内敛的儿子”之间,也形成了颇具喜剧色彩的颠倒式父子关系。两人虽为次要角色,却在剧中获得了完整的人物弧光:苏见仁从纨绔子弟到性情中人的形象蝶变,程家元从得过且过到自立自强的个人成长,均统一于父子俩由疏离到和解的关系变化里。也正

是这种真实的成长与蜕变,引发了观众广泛的认可与欣赏。

在人物一言一行的正反应中,镜像式关系为全剧的人物图谱赋予了紧凑的结构,牵系起上至高管、下至职员的金融业工作者群像。由错位生成的喜感、传承唤起的触动、抵牾带来的惋惜,为观众合力编织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情感体验,为本剧的价值探讨提供了具体支点。

黑与白、是与非等具有对立色彩的命题,在镜像人物间的合作与博弈中,获得了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探讨可能,人物最终对于职业信仰的捍卫、对道德底线的坚守,也因之变得更为真实有力。

行业剧的主题落点,往往在于树立职业道

德、彰显职业信仰,该剧的主旨同样聚焦于此,但并未止步于此。该剧在人性透镜下开展的行业叙事,因为对人性困局的放大,而将“为”与“不为”的二元选择,转变为深入内心的辩证抉择。

《城中之城》可谓一部“中国式金融题材剧”。它一方面联系着当代中国,在关切职场叙事的同时,更将故事格局开拓至更高层次,将金融反腐、金融强国建设等议题蕴含其中;另一方面它又联系着古代中国,以“人”作为构建职场叙事的出发点,肯定着人的伦理情感,强调着人的内心张力、呼唤着人的善良本心,将儒家智慧作为拓展艺术思维的灵感源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着贯通古今的相拥。

(稿件来源:央视剧评)



电视剧《城中之城》海报